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欒城三集卷六

宋 蘇轍 撰

策問十五首

策問

問大錢直十行於世僅十年矣物重而錢輕私鑄如雲百物踴貴民病之久矣朝廷知之凡官府之積以數千萬計而民間之畜不可勝數以民之不易也棄而不惜十損其七聖人仁民之意可謂深矣然竊意舊錢耗於

盜鑄新泉在者十三而公私百用大率如故求所以善其後者不可不預講也願著之于篇有司將有採焉

問堯舜周孔之道行於天下無一物而不由無一日而不用而佛老之教常與之抗衡於世世主之欲舉而廢之者屢矣而終莫能此豈無故而能然哉諸生皆學道者也請推言其所以然辨其不可去之理與雖不去而無害於世者詳著之于篇

問河朔有橋非古也河流於澶而橋始成南北通行郡

丹來和百有餘年夫豈偶然也哉今河出於滑古所謂白馬之津也白馬之津是謂官渡渡則可橋則不橋屢成矣而河漲輒敗以北使之歲至也而不能已朝廷睦鄰之意厚矣而河朔之人或以為病方今之計其便安在

問士大夫居閭閻習知民病其多不可盡言也姑問其六曰何以使民習於孝弟而無邪僻何以使士安於實行而無矯偽何以使吏食其祿而無妄取何以使文

符稀少而賦斂時辦何以使兵安其戍而無逃叛何以使囹圄空虛而無數赦

問堯憂洚水之害朝多賢者不用而用鯀鯀九年無成功民被其患者多矣武王克商微子帝乙之元子其賢聞於天下不立而立武庚武庚卒與三監叛幾為周室大患此二聖人者知其不可用而用之耶抑亦未之知耶宜有以辨之

問孔子稱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一時門弟子莫及

之者而韓子以此為哲人之細事子路稱千乘之國師旅饑饉之餘可使有勇而知方孔子目之以政事不以仁許之而孟子以為賢於管仲孟子韓子之言果得孔子之意矣乎

問三代聖人其所以治天下大者諸侯其次井田其次肉刑自三代之衰强弱相吞而諸侯自滅貧富相并而井田自壞劓刖傷人而肉刑自廢漢唐之間儒者咨嗟太息欲復三代之故而不能者多矣請詳論之此三者

誠非耶三代聖人以此治天下凡千有餘年而未嘗變當時亦莫以為非者誠是耶自漢至今亦數千載時用時舍迨今掃蕩無餘而天下未嘗不治學者宜知其故不可不論也

問學者皆宗孔孟今考之於書猶有異同之説姑論其一二孔子之於管仲雖以為小器而許其九合之仁其於子路雖稱其有折獄之明無緼袍之恥而知其不得其死至於孟子則高子路下管仲孔子之於伯夷叔齊

以為古之賢人稱柳下恵言中倫行中慮而譏其降志辱身至於孟子則皆以為聖人然則學者今將從孔子歟從孟子歟其明言之

問舜命九官凡為國之政無一不舉歷夏商至周而六官之典備至于今循之然以今之官考舜之舊而虞稷二官獨廢而不脩蓋耕耨稼穡草木鳥獸皆民之所賴以生而國用之所由以足者而獨無以專治其事豈后稷伯益之官昔為虛設而舜之所命亦有不切於事者

歟可詳論之

問魯自宣公失政三桓竊撫其民至昭公五世不競將逐季氏遂以失國然孔子相定公將墮三都費人不順兵及公側僅而勝之成人拒命伐之不克幾至於亂孔子之為是何也及其自衛反魯雖為大夫不任其事矣季氏將用田賦使冉有訪焉默而不答然齊有田氏之禍則沐浴而朝請舉兵討之夫哀公君臣非能正鄰國之亂者孔子之為是亦何也

問郊祀天地見於詩書固有國之常禮也三代旣衰禮失其舊秦漢之間祀五畤封泰山禮汾陰雜出於郊祀之外儒者以爲此禮之大者然五畤廢於漢元封禪止於晉武當時自以爲賢於秦漢今將考論其實此三者於唐虞三代抑甞行之乎所謂封禪七十二君亦可信乎秦不足言漢之諸儒初不言封禪封禪之端發於相如相如之言抑可信乎

問祖宗承五代之餘禮樂未完學校未立其所以爲天

下者皆漢唐之遺事也然自今觀之其削平僭亂攘却夷狄戰必勝攻必取及天下已平祥符景德之間百姓家給人足相賢將勇中外無事朝廷有諍臣州郡有循吏至於文章之盛至與漢唐相若敢問其所以致此者何也今自十有餘年禮樂學校之政幾一新矣其將追繼祖宗而止耶漢唐不足言其於三代其亦庶幾矣乎

問桓文五伯之盛也方是時楚以諸侯而僭稱王名陵之會桓公責包茅之不入而不及其僭柯之盟曹沫兵

劫桓公以求侵地而桓公不以為罪城濮之戰文公以
君避臣而不以為恥圍鄭之役秦伯私與鄭盟引兵先
歸而文公不討其貳敢問伯者之盛固若是而可乎
問人之所同好者生也所同貴者位也所同欲者財也
天下之大情盡於是矣然此三者常相為用生者人之
本也無財則無以生無位則無以養生而理財作易者
蓋知此矣既言三者而參之以仁義其旨安在
問賢不肖之不能相及雖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免焉堯

舜之朱均周公之管蔡蓋無足疑者至於孔子門弟子三千餘人其所謂賢者十人而已此十人者與孔子周旋於天下久者數十年其歷試而詳觀之者審矣然子路事衛出公莊公自晉反衛劫孔悝而盟之子路為孔悝攻莊公於臺上不知父子之爭國不可也田常亂齊宰我助田氏以陷於大戮此二人者亦何為立於孔氏之門乎

問善為國者惟其稱耳其取士也因官而取人故士無

溢負其用財也量入以為出故財無不足其治邊也量力而闢土故邊無不守今也取士日廣則官不能容用財無藝則常賦不足開邊日遠則見兵愈勞將以救此蓋有舉意而辦者亦有改途易向雖久而不能辦者試詳論之

論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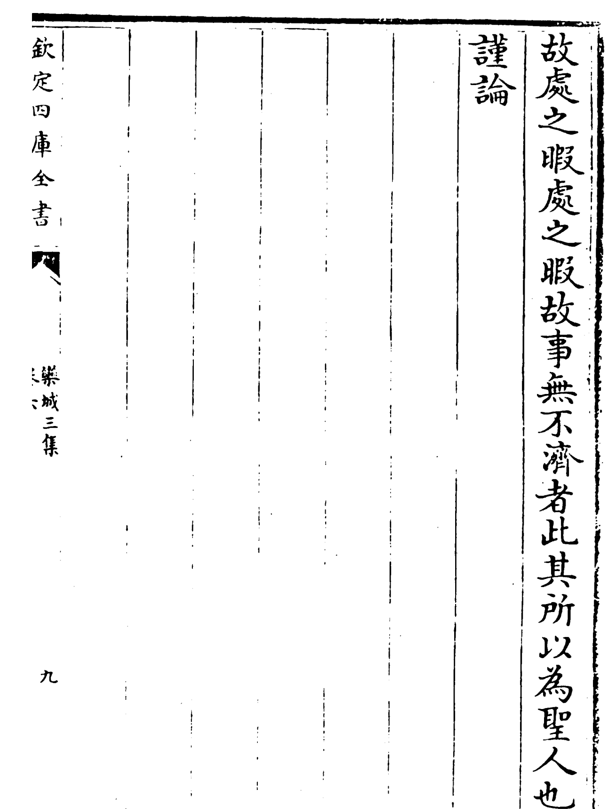
觀會通以行典禮論

論曰事物之變紛紜雜出若不可知然而有至理存焉

禍福治亂之際傾側多故若不可處然而有夷路存焉世之人不知至理之所在也迷而妄行於是有風波作於平地親戚化為仇怨者矣聖人不然虛心以待物物至而情偽畢陳於前夫知所以御之是以遇繁而若一履險而若夷未嘗有所難者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會通者理之所出也典禮者其所以接物也易有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卦有六爻爻之多至於數百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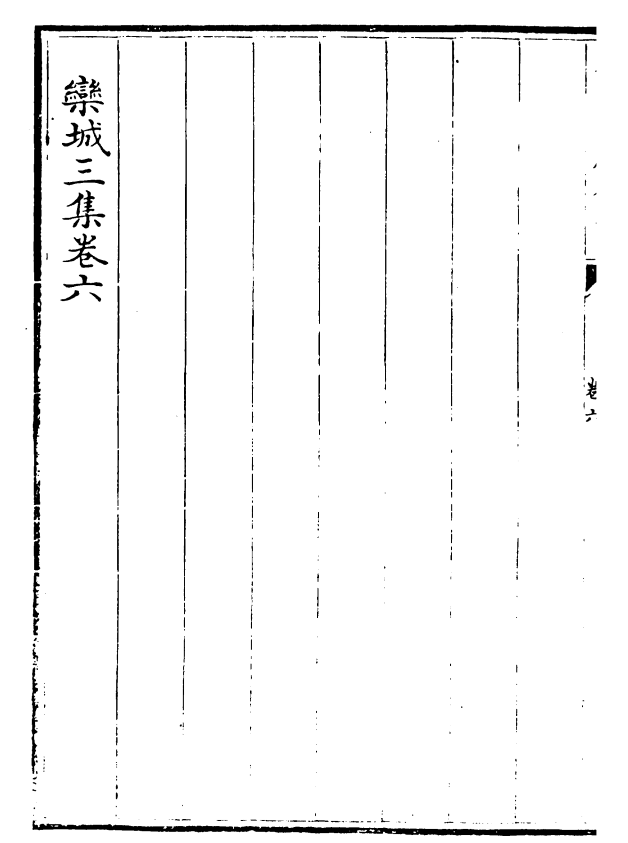
聖人指會通以示人陳典禮以教人者也今將言之其多不可勝舉姑以乾坤明之乾之初不潛則危其身四不躍則喪其功二不田則無以廣其德五不天則無以利於人至於坤之初警之以履霜其上戒之以龍戰其三教之以無成其四慎之以括囊凡易之談會通而陳典禮者可以類求矣舜之為庶人也父頑母嚚象傲艱哉舜之處於其家也周公之為冡宰也外則管蔡譏之以為將不利於孺子内則成王疑之殆哉周公之立於

其朝也然四岳之稱舜曰烝烝乂不格姦詩人之美周公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蓋舜與周公臨天下之至變履天下之大艱而泰然如拱揖於廟堂之上蹤起於尊俎之間可不謂善觀會通以行典禮也哉昔庖丁之論解牛曰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蓋聖人之於事如庖丁之於牛知之明



故處之暇處之暇故事無不濟者此其所以為聖人也

謹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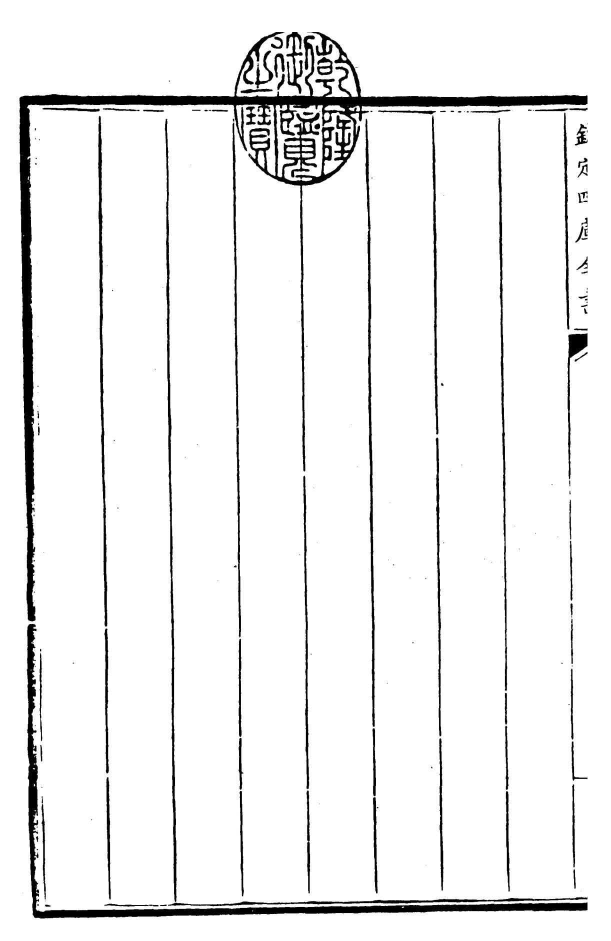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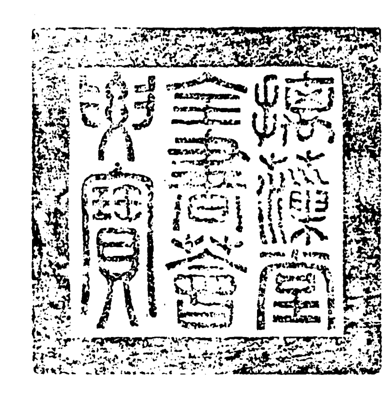
欒城三集卷六

謹案卷三第五頁前一行一頃種米疑按米疑來字之訛

第十頁前一行秋稼刊本稼訛旅據目録改

第二十頁前七行趙人猶欲用廉頗按宋文鑑欲作復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任益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欒城三集卷七至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欒城三集卷七

宋　蘇轍　撰

論語拾遺并引

予少年為論語略解子瞻謫居黃州為論語說盡取以往今見於書者十二三也大觀丁亥閒居潁川為孫籀簡筠講論語子瞻之說意有所未安時為籀等言凡二十有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質之子瞻也

巧言令色世之所説也剛毅木訥世之所惡也惡之斯以為不仁矣仁者直道而行無求於人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而何巧言令色之有彼為是者將以濟其不仁爾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夫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亦可謂賢矣然貧而樂雖欲諂不可得也富而好禮雖欲驕亦不可

得也子貢聞之而悟曰士之至於此者抑其切磋琢磨之功至也歟孔子善之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舉其成功而告之而知其所從來者所謂聞一以知二也歟

易曰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詩曰思無邪孔子取之二者非異也惟無思然後思無邪有思則邪矣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

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為此所謂無思無為而思之正也若夫以物役思皆其邪矣如使寂然不動與木石為偶而以為無思無為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也哉故曰思無邪思馬斯徂苟思馬而馬應則凡思之所及無不應也此所以為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致力於思徒思而無益是以知思之不如學也故十有五而志于學則所由適道者順矣

由是而適道知道而未能安則不能行不能行則未可與立惟能安能行乃可與立故三十而立可與立矣遇變而惑則雖立而不固故四十而不惑則可與權矣物莫能惑人不能遷則行止與天同吾不違天而天亦莫吾違也故五十而知天命人之至於此也其所以施於物而行於人者至矣然猶未也心之所安耳目接於物而有不順焉以心御之而後順則其應必疑故六十而耳順耳目所遇不思而順矣然猶有心存焉以心御心乃

能中法惟無心然後從心而不踰矩故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我與物為二君子之欲交於物也非信無自入矣譬如車輪輿既具牛馬既設而判然二物也夫將何以行之惟為之輗軏以交之而後輪輿得藉於牛馬也輗軏轅端持軛者也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車與馬得輗軏而交我與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有誠信無所不通吾然

後知信之為輗軏也

不仁而久約則怨而思亂久樂則驕而忘患故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然則何所處之而可曰仁人在上則不仁者約而不怨樂而不驕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與豎刁易牙俱事桓公終仲之世二子皆不敢動而况管仲之上哉

仁者無所不愛人之至於無所不愛也其蔽盡矣有蔽者必有所愛有所不愛無蔽者無所不愛也子曰惟仁

者能好人能惡人以其無蔽也夫然猶有惡也無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其於不仁也哀之而已

性之必仁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然方土之未去也水必有泥方薪之未盡也火必有烟土去則水無不清薪盡則火無不明矣人而至於不仁則物有以害之也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非不違仁也外物之害既盡性一而不雜未嘗不仁也若顏子

者性亦治矣然而土未盡去薪未盡化力有所未逮也是以能三月不違仁矣而未能遂以終身其餘則土盛而薪强水火不能勝是以日月至焉而已矣故顏子之心仁人之心也不幸而死學未及究其功不見於世孔子以其心許之矣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仁人之功也孔子以其功許之矣然而三歸反坫其心猶累於物此孔顏之所不為也使顏子而無死切而磋之琢而磨之將造次顛沛於是何三月不違而止哉如

管仲生不由禮死而五公子之禍起齊遂大亂君子之為仁將取其心乎將取其功乎二者不可得兼使天相人以顏子之心收管仲之功庶幾無後患也夫

孔氏之門人其聞道者亦寡耳顏子曾子孔門之知道者也故孔子歎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茍未聞道雖多學而識之至於生死之際未有不自失也茍一日聞道雖死可以不亂矣死而不亂而後可謂學矣

孔子歷試而不用慨然而歎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

我者其由歟此非孔子之誠言蓋其一時之歎云爾子路聞之而喜子路亦豈誠欲入海者耶亦喜孔子之知其勇耳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蓋曰無所取材以為是桴也亦戲之云爾雖聖人其與人言亦未免有戲也

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孔子以忠許之而不與其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孔子以清許之而不與其仁此二人者皆春秋

之賢大夫也而孔子不以仁與之孔子之以仁與人也固難殷之三仁孤竹君之二子至於近世惟齊管仲然後以仁許之如令尹子文陳文子雖賢未可以列於仁人之目故冉有子路之政事公西華之應對與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一也臧文仲魯之君子也其言行載於魯而孔子少之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智也捨是六者其餘皆仁且智也歟孔子曰君子而不仁

者有矣夫君子而不仁則臧文仲之類歟

孔子居魯陽貨欲見而不往陽貨時其亡也而饋之豚孔子亦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與孔子三言孔子答之無違孔子豈順陽貨者哉不與之較耳孟子曰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夫先之而必答禮之而必報孔子亦有不得已矣孔子之見南子如見陽貨必有不得已焉子路疑之而孔子不辨也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以為世莫吾知而自信於天云爾

泰伯以國授王季逃之荆蠻天下知王季文武之賢而不知泰伯之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子瞻曰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有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其禍予以為不然人患不誠誠無爭心苟非豺狼孰不順之魯之禍始於攝而宋之禍成於好戰皆非讓之過也漢東海王彊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

成器以天下讓𤣥宗兄弟終身無間言焉豈亦斷髪文身子貢曰泰伯端委以治吳仲雍繼之斷髪文身孰謂泰伯斷髪文身示不可用者太史公以意言之耳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穀善也善之成而可用如穀苗之實而可食也盡其心力於學三年而不見其成功者世無有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婦人者太姒也然則

武王蓋臣其母乎古者婦人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春秋書魯僖公之母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太姒雖母以九人故謂之臣可也

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鄭公孫夏無足言者蓋非所問也楚令尹子西相昭王楚以復國而孔子非之何也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使聖人之功不見於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甞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耳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孔子為魯大夫鄰國有弑君之禍而恬不以為言則是許之也哀公三桓之不足與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猶告以為雖無益於今日而君臣之義猶有儆於後世也子瞻曰哀公患三桓之偪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以越伐魯豈若從孔子而伐

齊既克田氏則魯公室自張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志也予以為不然古之君子將有立於世必先擇其君齊桓雖中主然其所以任管仲者世無有也然後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今哀公之妄非可以望桓公也使孔子誠克田氏而返將誰與保其功然則孔子之憂顧在克齊之後此則孔子之所不為也

孔子以禮樂遊於諸侯世知其篤學而已不知其他犂彌謂齊景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

侯必得志焉衛靈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猶犂彌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其所不知蓋問陳焉孔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日而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之事可也

道之大充塞天地贍足萬物誠得其人而用之無所不至也苟非其人道雖存七尺之軀有不能充矣而況其餘乎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此里巷之鄙夫直情而恣行者也

而孔子何難焉蓋知不義之可惡而欲以小惠儌譽於世世必以是取之此孔子之所難也

古之教人必以學學必教之以道道有上下其形而上者道也其形而下者器也君子上達知其道也小人下達得其器也上達者不私於我不役於物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下達者知義之不可犯禮之不可過故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如使人而不知道雖至於君子有不仁者矣小人則無所不至也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

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有道者不知貧富之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一也然而饑寒切於身而心不動非忘身者不能故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孝弟忠信汎愛而親仁皆其質也有其質矣而無學以文之者皆未免於有過也故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

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此六者皆美質也而無學以文之則其病至此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質如孔子而不知學皆六蔽之所害蓋無足恠也人生於欲不知道者未有不為欲所蔽也故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始學者未可以語道也故古之教者必始於周南名南周南名南知欲之不可已而道之以禮以禮濟欲夫是以樂而不淫始學者安焉

由是以免於蔽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名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名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者也歟言欲之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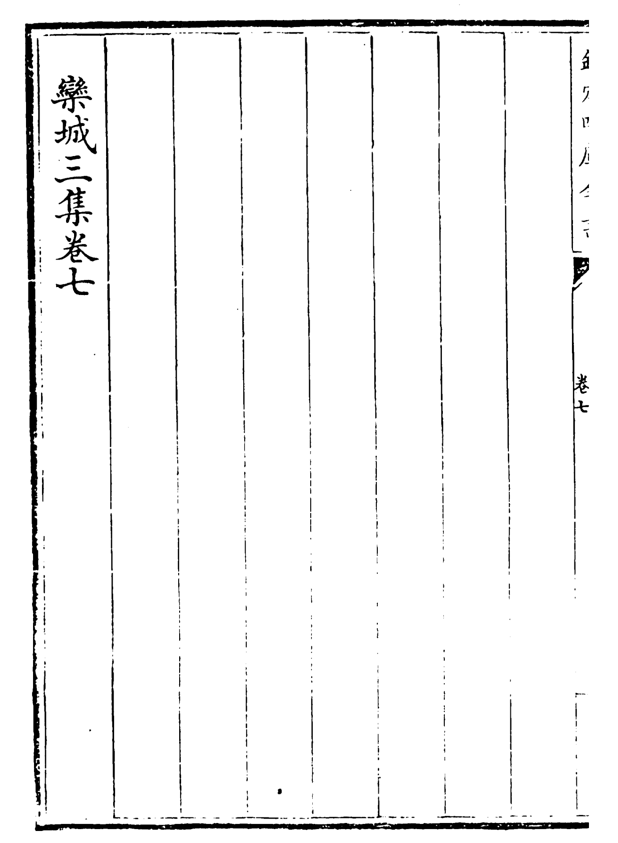
古之傳道者必以言達者得意而忘言則言可尚也小人以言害意因言以失道則言可畏也故曰予欲無言聖人之教人亦多術矣行止語黙無非教者子貢習於聽言而未知其餘也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豈無以感而通之

乎

衛靈公以南子自汙孔子去魯從之不疑季桓子以女樂之故三日不朝孔子去之如避寇讐子瞻曰衛靈公未受命者故可季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予以為不然孔子之世諸侯之過如衛靈公多矣而可盡去乎齊人以女樂間孔子魯君大夫既食餌矣使孔子安而不去則坐待其禍無可為矣非衛南子之比也

君子無所不學然而不可勝志也必有所一而後可志

無所一雖博猶雜學也故曰博學而篤志將有問也必切其極退而思之必自近者始不然疑而不信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自夫婦之所能而思之可以知聖人之所不能也故曰切問而近思君子為此二者雖不為仁而仁可得也故曰仁在其中矣



欒城三集卷七

欒城三集卷八

宋 蘇轍 撰

雜說九首

易說三首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何謂道何謂性請以子思之言明之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者性

之異名也性者道之所寓也道無所不在其在人為性性之未接物也寂然不得其朕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可以樂特未有以發耳及其與物接而後喜怒哀樂更出而迭用出而不失節者皆善也所謂一陰一陽者猶曰一喜一怒云爾言陰陽喜怒皆自是出也散而為天地斂而為人言其散而為天地則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其斂而為人則曰成之者性其實一也得之於心近自四支百骸遠至天地萬物皆吾有也一陰一陽自

其遠者言之耳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此何數也曰一氣判而為天地分而為五行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十者天地五行自然之數雖聖人不能加損也及文王重易將以揲蓍則取其數以為蓍數曰大衍之數五十大衍云者大衍五行之數而取其五十云爾用於揲蓍則可而非天地五行之全數也故繼之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

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明此天地五行之全數古之聖人知之所以配天地參陰陽其用有不可得而知者非蓍數之所及也及子瞻論易乃以蓍數之故而損天地五行之全數以合之為之說曰大衍之數五十者五不特數以為在六七八九之中也言十則一二三四在其中言六七八九則五在其中矣一二三四在十中然而特見者何也水火木金特見於四時而土不特見故土無定

位無成名無專氣夫五行迭用於四時其不特見者均也謂土不特見此野人之說也今謂五行之數止於五十是天五為虛語天數不得二十有五天地之數不得五十有五而可乎且土之生數既不得特見而其成數又以水火木金當之是土卒無生成數也使土無生成數則天地之數四十而已尚何五十之有且天地五行之數人之所不與也今也欲取則取欲去則去是以意命五行也蓋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

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行既生矣而未及成地安於下天運於上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地以五合一而水成天以五合二而火成地以五合三而木成天以五合四而金成地以五合五而土成天之所生不得地五則不成地之所生不得天五亦不成此陰陽之至情而古今之定論非臆說也且土之在天地四行之所賴以成而土之賴於四行者少其實可視而知不可誣也今將求合蓍數而黜土其為説疏矣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乾之健坤之順皆其材之自然也譬如鳥之能飛魚之能游非有使之者也乾以其健濟天下之險坤以其順濟天下之阻皆有餘矣然而或亦不濟如鳥之能飛而困於弋魚之能游而斃於網健順之不可恃者亦若是矣且天下之險阻果安在乎物固有强弱有遠近有高下有好惡有向背有取舍此爭之端而險阻之所出也方其不爭乘之以至健和之以至

順無不濟也遇其方爭健能勝之順能説之尚可也不能勝不能説而險阻作矣然則何為而可易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健而無心者其德易其形確然順而無心者其德簡其形隤然易簡積於中而確然隤然者著於外吾信之物安之雖險阻在前而無不知知之至則渙然冰釋無能為矣此則易簡之功而非健順之所及也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物得其理則吾何為哉亦位

於其中而已矣

洪範五事說一首

昔禹觀洛書而得九疇之次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一者天人之道而九疇之源本也漢劉向父子始采諸儒之説而作五行傳其論五事失其實者過半後世因之予以為不然乃為之説曰五行天事也五事人事也五行之先後以天事言之五事之先後以人事言之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

天以五生土此五行之所以為先後也人之生也形色具而聲氣繼之形氣具而視聽繼之形氣視聽具而喜怒哀樂之變至喜怒哀樂既至而思生焉喜怒哀樂之未至則無思也無為也無思無為則性也性非五事而五事之所依也故形色為貌聲氣為言目為視耳為聽心為思此五事之所以為先後也畜為五藏發為五事以應五行故脾之發為貌而主土肺之發為言而主金肝之發為視而主木腎之發為聽而主水心之發為思

而主火自黄帝以來知醫者言之詳矣捨此則無以治病無以生殺人也漢儒之説以言為金以聽為水則亦既得之矣至於以貌為木以視為火以思為土則不可何以言之土之為物形色先具而水火木金附焉故形色之著者莫如土土實為脾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土之屬而脾之餘也此佛氏所謂地大者也其於人為貌貌之德恭恭之至肅肅則土得其性土得其性則能勝水故其休徵時雨肅之反為狂狂則土失其性土失其

性則不能勝水故其咎徵常雨肺之於人氣之所從出入也方其有氣而未聲則無以接物而物亦莫之喻也氣至於有聲聲成言言出而物從之矣故言之德從從之至又語曰出辭氣斯遠鄙悖矣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言之能又如暘之能晞出而物莫之違也物之有聲者莫如金故言主金又則金得其性金得其性故其休徵時暘又之反為僭僭則金失其性金失其性故其咎徵常暘物之能視者有待於日

日入則視無以致其用及其升於東方然後視者皆明木位於東而日之所從見也故視主於木而木為肝視之德明明之至哲哲則木得其性木得其性故其休徵時燠哲之反為豫豫則木失其性木失其性故其咎徵常燠目施明於外者也耳納聰於內者也明施於外則為燠聰納於內則為寒寒水之性也受天下之言而無所不容故其德聰聰之至則謀謀則水得其性水得其性故其休徵時寒謀之反為急急則水失其性水失其

性故其咎徵常寒心虛而應物者也火無形而離於物者也二者其德同同故無所不照心之用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及其至也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由思而至於無思則復於性矣復於性則出於五事之表此聖人所以參天地通鬼神而不可知者也故思之德睿睿之至聖其功行於萬物無所不入而不知其所以入惟風亦然易曰風自火出家人聖則火得其性火得其性故其休徵時風聖之反為蒙蒙則

火失其性火失其性故其咎徵常風此五者洛書之本說與黄帝之遺書合醫者由之至于今不變而漢之諸儒反之此智者之所太息也

詩病五事

李白詩類其為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為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為非此豈其誠能也哉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竊據江淮

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帝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發於其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識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

大雅綿九章初誦太王遷豳建都邑營宫室而已至其

八章乃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始及昆夷之怨尚可也至其九章乃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絶遠而氣象聨絡觀者知其脉理之為一也蓋附離不以鑿枘此最為文之高致耳老杜陷賊時有詩曰少陵野老呑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宫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緑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顔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

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汙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霑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黄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子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詩人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密曰無矢我陵我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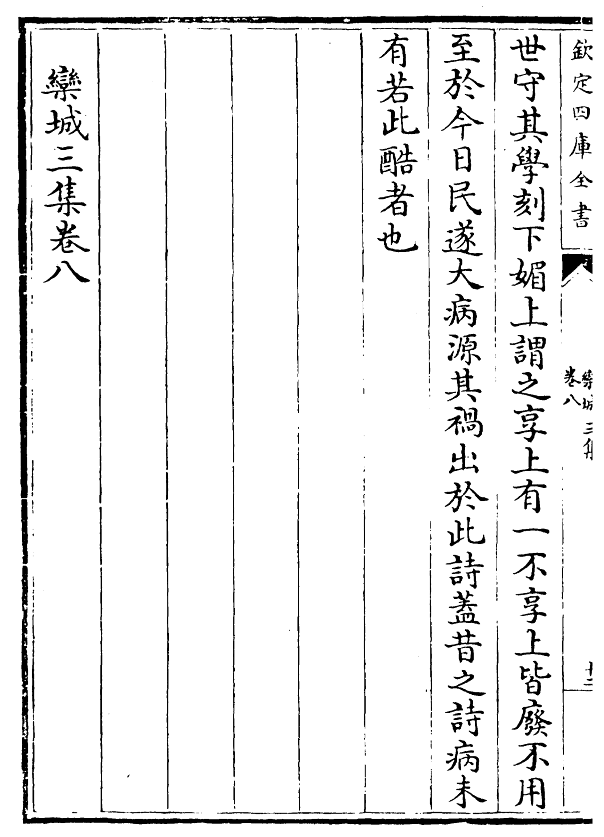
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其於克崇曰崇墉言言臨衝閑閑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其於克商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極於此矣韓退之作元和聖德詩言劉闢之死曰究究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撑柱末乃取闢駭汗如瀉揮刀紛紜爭切膾脯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雅頌何其陋也

唐人工於為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曰食薺腸亦苦强歌聲無歡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寛郊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安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是以卒窮以死而李翺稱之以為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猶下顧沈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聞道也孔子稱顔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雖窮困早卒而非其處身之非可以言命與孟郊異矣

聖人之御天下非無大邦也使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而已非無巨室也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矣魯昭公未能得其民而欲逐季氏則至於失國漢景帝患諸侯之強制之不以道削奪吳楚以致七國之變竭天下之力僅能勝之由此觀之大邦巨室非為國之患患無以安之耳祖宗承五代之亂法制明具州郡無藩鎮之强公卿無世官之弊古者大邦巨室之害不見於今矣惟州縣之間隨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勢

之所必至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然州縣頼之以為强國家恃之以為固非所當憂亦非所當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恃以為長久而天下定矣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為兼并之詩其詩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

知此更築懐清臺禮義日以媮聖經久埋埃法尚有存
者欲言時所咍俗吏不知方掊克乃為才俗儒不知變
兼并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
愈可憐哉及其得志專以此為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
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緣為姦至
倍息公私皆病矣呂惠卿繼之作手實之法私家一毫
以上皆籍於官民知其有奪取之心至於賣田殺牛以
避其禍朝廷覺其不可中止不行僅乃免於亂然其徒



世守其學刻下媚上謂之享上有一不享上皆廢不用至於今日民遂大病源其禍出於此詩蓋昔之詩病未有若此酷者也

欒城三集卷八

欒城三集卷九

宋 蘇轍 撰

書傳燈錄後

予久習佛乘知是出世第一妙理然終未了所從入路頃居淮西觀楞嚴經見如來諸大弟子多從六根入至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混入性海雖凡夫可以直造佛地心知此事數年於兹矣而道久不進去年冬讀傳燈録究觀祖師悟入之理心有所契必手録之寘之坐隅蓋

自達磨以來付法必有偈偈中每有下種生花之語至

六祖得衣法南邁有明上坐者追至嶺上知衣不可取

悔過求法祖誨之曰汝諦觀察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

時阿那箇是明上坐本來面目明即時大悟遍體流汗

曰頃在黄梅隨衆實不省自己本來面目今蒙指示入

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祖知明已悟教之善自護持而

已及内侍薛簡問祖心要祖亦曰一切善惡都莫思量

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亦豁然大

悟予釋卷歎曰祖師入處儻在是耶既見本來面目心能不忘護持不捨則所謂下種也耶譬諸草木種子若置之虛空不投地中雖經百千歲何緣得生若種之地中潤之以雨露暵之以風日則開花結子數日可待六祖常謂大衆汝等諸人自心是佛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因教之以一相一行三昧曰若人於一切處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舍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

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沾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决獲菩提依吾行者决證妙果一相一行三昧則治地法也予至此復嘆曰祖師之言備矣而人自不知雖知未必能行如予蓋知而未能行者也昔李習之嘗問戒定慧於藥山藥山曰公欲保任此事須於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如閨閤中物

捨不得便為滲漉予欲書此言於紳庶幾不忘也凡諸方妙語昔人有未喻者予輒為釋之錄之於左凡十二章大觀二年二月十三日書

佛說法有一女人忽來問訊便於佛前入定文殊師利近前彈指出此女人定不得又托升梵天亦出不得佛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有網明菩薩能出此定須臾網明便至問訊佛了去女人前彈指一聲女人便從定而起頼濵老曰有心要出此女人定

雖是文殊親托往梵天也出不得無心要出此女人定一彈指便了

僧問老宿師子捉兎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什麼力老宿曰不欺之力頻濵老曰師子捉兎時亦全用一箇師子力捉象時亦全用一箇師子力不為兎小象大而有差别若有差别則物有大於象者師子捉不得矣菩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置右掌中如持針鋒舉一棗葉即此理也

僧舉教云文殊忽起佛見法見彼佛攝向二鐵圍山五雲曰如今若有人起佛見法見我與點兩椀茶且道賞伊罰伊同教意不同教意頼濵老曰攝向鐵圍山令知起見之非與他茶喫令他識本來處與教意異而不異

保福僧到地藏地藏和尚問彼中佛法云何曰保福有時示衆道塞却你眼教你覷不見塞却你耳教爾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地藏曰吾問你不塞你眼

見箇什麼不塞你耳聞箇什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

或人問此二尊宿意為同為不同頻濵老曰六根為物所塞為物所坐則不見自性不聞自性不能分別自性若不為物所塞不為物所坐則可以聞見自性分別自性矣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是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為二則性也

凡老子之言與佛同者類如此

鄧隱峯在馬師會下一日推土車馬師展脚路上坐峰

曰請師收足馬曰已展不收峯曰已進不退推車直進碾損馬師脚馬歸法堂執斧子曰碾損老師脚底出來峯出引頸於前馬師乃置斧子頻濵老曰馬師展脚不收執斧而問二者皆以試驗隱峯臨機見解耳圡車進退於事初無損益而直推不顧此隱峯狂直之病也若執斧問之而縮頸畏避則十分凡夫無足取矣猶能引頸而竢則猶可取也故其終也不坐不立倒立而逝雖去來自在而狂病猶未痊也

南泉欲遊莊舍土地神先報莊主莊主乃預為備泉至問曰安知老僧來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神相報泉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有僧便問既是善知識因何被鬼神覷見泉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𩔖濵老曰昔大耳三藏自謂得他心通忠國師見而問之曰老僧心在何處大耳曰在西川看競渡忠再問心在何處大耳曰在天津橋看弄胡孫及三問大耳良久莫知去處忠叱之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仰山聞而

釋之曰前兩度是涉境心故為大耳所見後是自受用三昧故大耳不能見今南泉欲遊莊舍而土地知之亦見其涉境心耳本無足怪者南泉自謂修行無力亦姑云爾僧因其言而詰之非識理者也答之以土地前更下一分飯蓋言前後皆涉境心耳

仰山嘗謂第一坐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麽時作麽生對曰正恁麽時是某甲放身命處仰山曰何不問老僧曰恁麽時不見有和尚仰山曰扶吾教不起或曰不思

善不思惡此六祖所謂本來面目而仰山少之何也頴濵老曰在周易有之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無思無為者其體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其用也得其體未得其用故仰山以為未足耳長沙岑和尚嘗遣僧問同參會老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未見南泉時如何會曰不可更别有也僧回以告岑有偈曰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

界是全身蓋亦貴其用耳

香嚴閑師嘗謂衆曰如人在千尺懸崖口銜樹枝脚無所踏手無所攀忽有人問西來意若開口答即喪身失命若不答又違問者如何即是衆無對顏濵老曰我若當此時便大開口答他西來意不管喪身失命管别有道理也

玄沙備頭陀謂衆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只如盲聾啞三種病人汝作麽生接拈槌竪拂他且不見共他

說話他且不開口復啞若接不得佛法安在時雖有答者備皆不肯顊濱老曰三種病人若只用諸方拈槌竪拂說話等伎倆接他真是奈何他不得如諸佛菩薩修行功到虎狼蚖蝎崖石草木無物透不得而況三種病人乎玄沙之意倘在是耳非一時老宿境界故未有能道者耳

德謙禪師嘗到雙巖雙巖長老問金剛經云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且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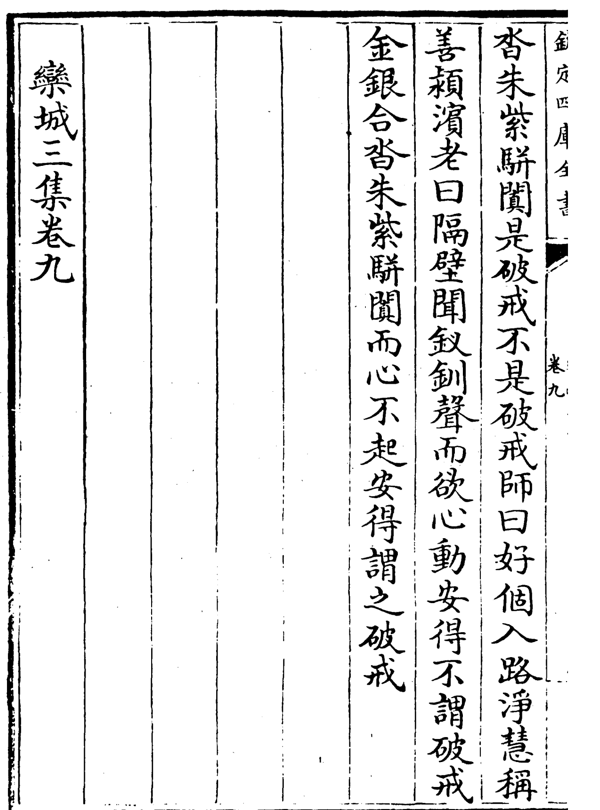
和尚喚什麼作此經雙巖無對師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别既以無為法為極則又安有差别且如差别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賢聖盡有過若不是過決定喚什麼做差别雙巖亦無語頳濵老曰佛本無經此經者此心也佛惟無心故萬法由之而出若猶有心一法且不能出而况萬法乎四果十地皆賢聖也其所得法各有淺深然皆非無心則不能得故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别如扁之斲輪傴僂之承蜩皆非

無心無以致其功其以無致功則與賢聖同而其功之大小則與賢聖異賢聖之有差别盡無可疑者也經所謂以無為法者謂以無而為法耳非謂有無為之法也然自六祖以來皆讀作無為之法蓋僧家拙於文義耳

杭州報恩院惠明禪師庵居大梅山有二禪客至師曰上坐離什麽處來曰都城師曰上坐離都城至此山則都城少上坐此山剩上坐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住不會即去二客不能對又有朋彥上坐訪師師問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一時消隕今天

台嶷然如何得消隕去朋彦亦無措頼濵老曰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此理也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一時消隕亦理也二理無可疑者人能達此理則去來之想盡山河之礙滅真性朗然物莫能隔此所以為充滿法界消隕虛空矣達者聞而信之昧者疑之則天台嶷然在前未嘗滅矣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嘗訪淨慧禪師會四衆士女入院淨慧曰律中隔壁聞釵釧聲即為破戒見睹金銀合



沓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個入路淨慧稱善賴濵老曰隔壁聞釵釧聲而欲心動安得不謂破戒金銀合沓朱紫駢闐而心不起安得謂之破戒

欒城三集卷九

欒城三集卷十

宋 蘇轍 撰

記四首

遺老齋記

庚辰之冬予蒙恩歸自南荒容於頴川思歸而不能諸子憂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俯竹古柏蕭然如野人之家乃闢其四楹加明窗曲檻為燕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之

予曰予頻濱遺老也盍以遺老名之汝曹志之予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應詔者予采道路之言論宮掖之祕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為不遜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宣后臨朝擢為右司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蓋予之遭遇者再皆古人所希有然其間與世

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雖號為得志而實不然予聞之樂莫善於如意憂莫慘於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却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處遺老齋可也

藏書室記

予幼師事先君聽其言觀其行事今老矣猶志其一二

先君平居不治生業有田一廛無衣食之憂有書數千卷手緝而校之以遺子孫曰讀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遺法也先君之遺言今猶在耳其遺書在櫝將復以遺諸子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蓋孔氏之所以教人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及其安之然後申之以弦歌廣之以讀書曰道在是矣仁者見之斯以為仁智者見之斯以為智矣顔閔由是以得其德予賜由是以得其言求由由是以得其政游夏由是以得

其文皆因其才而成之譬如農夫墾田以植草木小大長短甘辛鹹苦皆其性也吾無加損焉能養而不傷耳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如孔子猶養之以學而後成故古之知道者必由學學者必由讀書傅說之詔其君亦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而況餘人乎子路之於孔氏有兼人之才而不安於學甞謂孔子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子非之曰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好

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凡學而不讀書者皆子路也信其所好而不知古人之成敗與所遇之可否未有不為病者雖然孔子嘗語子貢矣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一以貫之非多學之所能致則子路之不讀書未可非邪曰非此之謂也老子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以日益之學求

日損之道而後一以貫之者可得而見也孟子論學道之要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心勿忘則莫如學必有事則莫如讀書朝夕從事於詩書待其久而自得則勿忘勿助之謂也譬之稼穡以為無益而捨之則不耘苗者也助之長則揠苗者也以孔孟之說考之乃得先君之遺意

待月軒記

昔予遊廬山見隱者焉為予言性命之理曰性猶日也

身猶月也予疑而詰之則曰人始有性而已性之所寓為身天始有日而已日之所寓為月日出於東方其出也物咸賴焉有目者以視有手者以執有足者以履至於山石草木亦非日不遂及其入也天下黯然無物不曖然日則未始有變也惟其所寓則有盈闕一盈一闕者月也惟性亦然出生入死出而生者未嘗增也入而死者未嘗耗也性一而已惟其所寓則有死生一生一死者身也雖有生死然而死此生彼未嘗息也身與月

皆然古之治術者知之故日出於夘謂之命月之所在謂之身日入地中雖未嘗變而不為世用復出於東然後物無不覩非命而何月不自明由日以為明以日之遠近為月之盈闕非身而何此術也而合於道世之治術者知其說不知其所以說也予異其言而志之久矣築室於斯闢其東南為小軒軒之前廓然無障幾與天際每月之望開户以須月之至月入吾軒則吾坐於軒上與之徘徊而不去一夕舉酒延客道隱者之語客漫

不喻曰吾嘗治術矣初不聞是說也予為之反復其理

客徐悟曰唯唯因志其言于壁

墳院記

旌善廣福禪院者先公文安府君贈司徒墳側精舍也

先公既壯而力學晚而以德行文學名於世夫人程氏

追封蜀國太夫人生而志節不羣好讀書通古今知其

治亂得失之故有二子長曰軾季則轍也方其少時先

公先夫人皆曰吾嘗有志茲世今老矣二子其尚成吾

志乎轍兄弟雖少而仕亦流落不偶年幾五十乃始得還朝兄氣剛寡合已入復出轍碌碌無能輕重五年而至尚書右丞與聞國政以故事得於墳側建刹度僧以薦先福墳之東南四里許有故伽藍陵阜相拱揖松竹深茂相傳唐中和中任氏兄弟所捨也轍以請於朝改賜今牓時元祐六年也旣三年兄弟皆以罪㢘南遷海上又六年蒙恩北歸兄至毗陵以病没轍中止頴川不能歸又五年前執政以黜去者皆奪墳上刹又二年上

哀矜舊臣手詔復還畀之墳之西南十餘步有泉焉廣

深不及尋晝夜瀵湧清洌而甘冬不涸夏不溢自轍南

遷而水日耗至奪剎遂竭父老來告轍惕焉疑獲譴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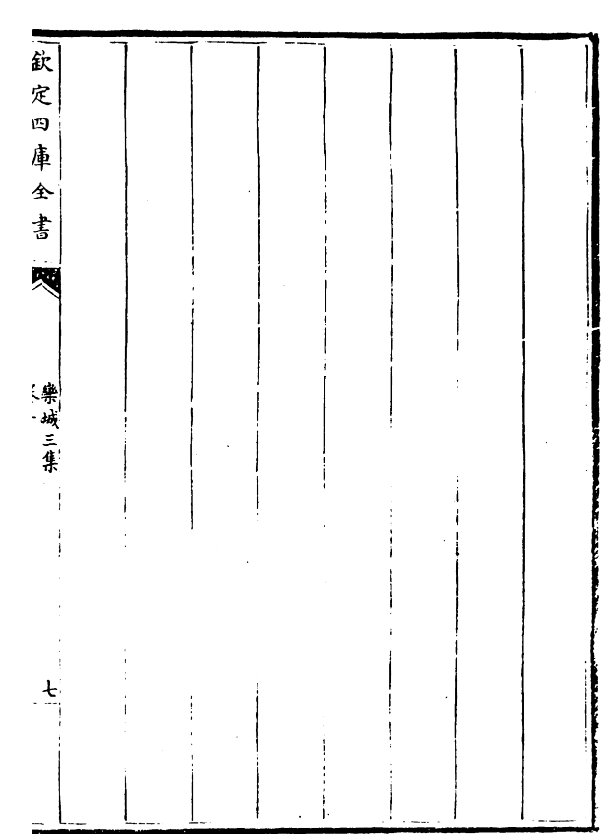
幽明徬徨不知所為而手詔適至泉亦滃然而復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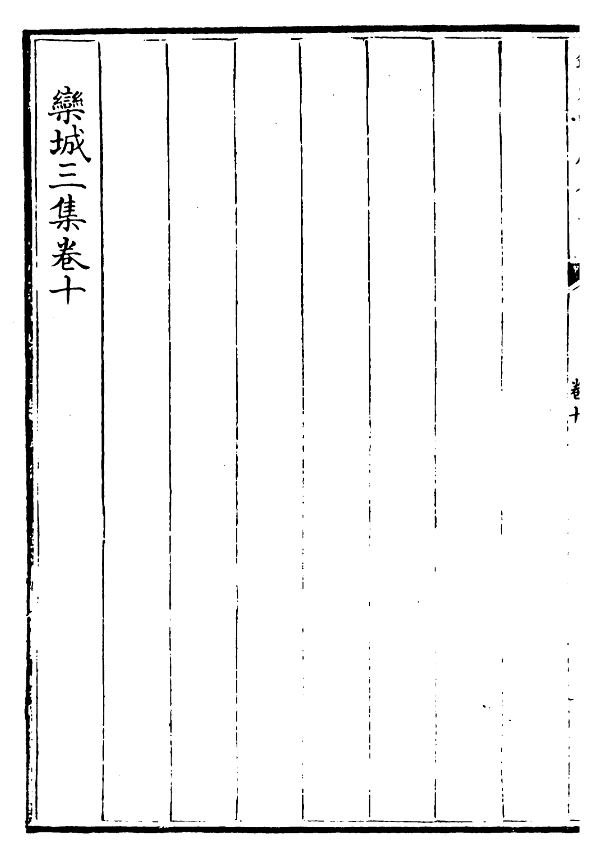
人皆曰詔書乃與天通耶轍聞之遡闕而拜以膺上賜

久之乃為之記使世世子孫知茲剎廢興所自以無忘

朝廷之德政和二年壬辰九月乙卯朔六日庚申中奉

大夫護軍欒城縣開國伯賜紫金魚袋蘇轍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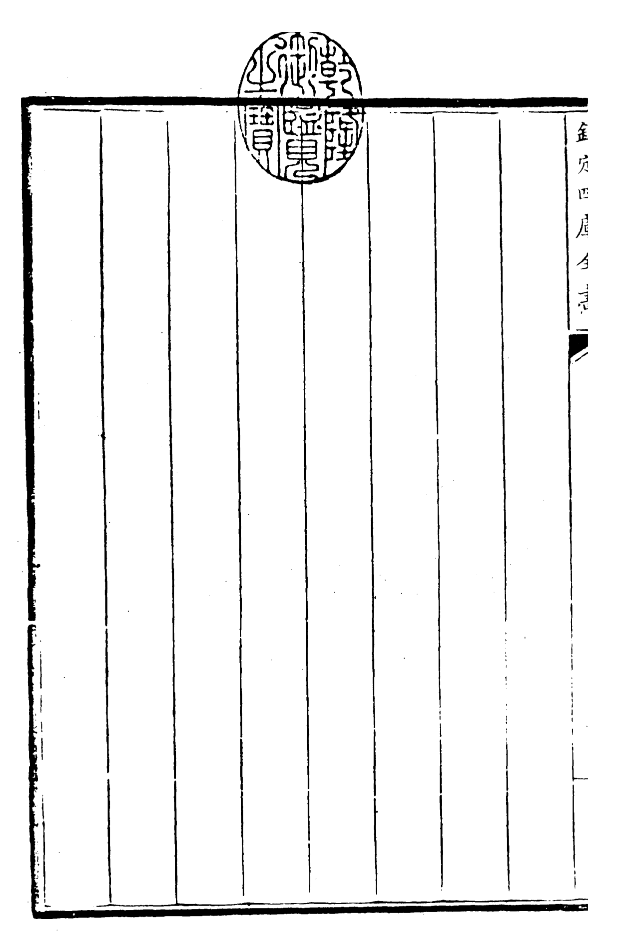
欒城三集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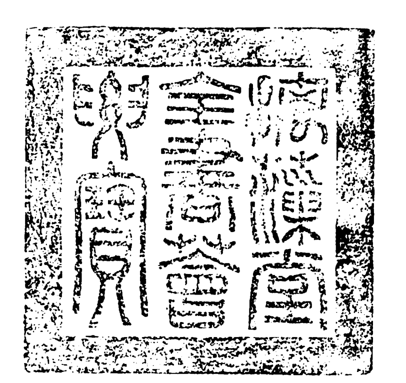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七第三頁後三行非信無自入矣刊本無

訛而據三蘇文粹改

卷八第六頁前六行此佛氏所謂地大者也刊本

氏訛之據三蘇文粹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任益春